

储福金《黑白》与金薰《围棋的故事》中的 围棋文学意象对比 ——兼论中韩围棋叙事的文化差异

刘远熠

西南交通大学，四川 成都 610097

摘 要： 围棋作为东亚文化共有的精神符号，在中韩现当代文学中呈现出不同的书写范式。本文以储福金的作品《黑白》与金薰的小说《围棋的故事》为研究对象，从语言应用、结构功能与主旨表达三个维度探讨两部作品如何通过围棋意象构建文学世界，并分析其背后的中韩文化差异。研究发现，《黑白》以围棋为历史镜像，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困境；《围棋的故事》则聚焦围棋的现代性异化，折射韩国社会转型期的精神裂变。

关 键 词： 围棋文学；储福金；金薰；文化隐喻；中韩比较

A Comparison of the Literary images of Go in Chu Fujin's "Black and White" and Jin Xun's "The Story of Go" -- Also on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Go Narrative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Liu Yuanyi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97

Abstract: Go, as a common spiritual symbol of East Asian culture, presents different writing paradigm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South Korea. This article takes Chu Fujin's work "Black and White" and Jin Xun's novel "The Story of Go"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explores how the two works construct the literary world through the image of Go from three dimensions: language application, structural function and main idea expression, and analyzes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behind them.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Black and White" takes Go as a historical mirror to show the predicament of inheriting the spiri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Story of Go focuses on the modern alienation of Go and reflects the spiritual fiss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South Korea.

Keywords: Go literature; Chu Fujin; Jin Xun; cultural metaphor;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引言

围棋发源于中国，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智力竞技项目。随着中华文化的发展和外传，围棋出现在了整个东亚文化圈中，包括中原地区、曾经的“蛮荒之地”和一些“边陲小国”等。围棋中所包含的文化魅力让它在东亚各国的文化土壤中得以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围棋作为中华文化乃至东亚文化的代表，不仅是一种竞技技艺，也是一种文化与哲学的载体。在东亚发展的背景下，其在东亚文学中也必然会占据一席之地。

前身为历代中原帝国藩属国——高丽的韩国，尽管在二战后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美西方所谓“先进文化”的“熏陶”，但其依旧保留了相当的传统文化；同时，中韩双方在20世纪以来，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愈发重视，而围棋便是两国共同文化的代表之一。尽管围棋发源于中国，“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出走”韩国的围棋文化，必然带有当地的色彩。而近期韩国第九届LG杯上，韩方选手似乎最终依靠“盘外招”取胜的相关舆论，也在各类国内国际的社交平台上引发了相当的舆论风波，尤其是取得了相当于“围棋世界杯”含金量的LG杯的韩国选手在后续比赛中，未能展现出“棋王”应有的围棋水平，让这次的舆论再度发酵。关于中韩围棋文化的相关对比，也走入了大众视野，在未来也会引起更多的关注，对于相关议题的研究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作为被文学评论界称为“中国首部表现棋文化的长篇杰作”的作品，中国作家储福金的《黑白》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国围棋相关文化，同时在其中国棋与人物形象、文章主旨等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韩国作家金薰，作为韩国现当代的代表作家，其文学作

品大都能够反映韩国相关的文化现象和传统，其作品《围棋的故事》（原名为《바둑이야기》，由于暂无中文译本，故暂时使用其直译名）也以围棋为核心叙事元素。尽管两部作品均以围棋为作品的关键线索，两者的创作路径折射出迥异的文化立场。储福金以棋写史，将围棋融入中国近现代命运史，展现儒道精神的现代转化；金薰则以棋写人，通过师徒博弈揭示韩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价值的瓦解与重构。本文通过对比两部作品的文学意象，探索中韩文学对围棋文化的差异化阐释，力求实现对两部作品中的围棋这一意象的文学比较分析，试图得以窥见背后民族文化差异。

一、语言应用：围棋书写的修辞分野

（一）《黑白》的诗文传统与思想体现

1. 江南文脉，浸润出独特诗性语言风格

生于江南之地，储福金的语言风格深受“温婉细腻”地域文化的滋养；同时，正如“翰墨施教德艺馨”，“大家闺秀”一般的文人独有一种温婉和君子仕人气度。在长篇小说《黑白》中，这种语言特质通过围棋意象的书写得以充分彰显。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唯有在烟雨中，江南的诗意与秀丽才得以展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无烟雨，不江南”，而“意境”与“诗性”，就是江南文学中那不可或缺的烟雨。当描写到主人公陶羊子的围棋生涯时，在通俗小说常用的线性叙事，已然是“俗手”，而如同已老的棋势，唯有跳脱，才得以另立新盘，储福金采用“以景入棋”的古典笔法正是小说全篇的一记“妙手”^[1]。

如陶羊子初观棋局时的经典场景：“黑子如夜，白子如雪，纵横十九道，写尽人间哀乐^[1]。”黑白色彩的对仗、自然景物夜与雪的喻体与具体数字的象征，将棋局空间从三个角度绘声绘色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作者通过“黑”与“白”围棋两色的对比，在视觉上构造了一股强烈的张力，与此同时“阴”“阳”两向，也在其中体现；而以历史经纬来度画棋盘，则体现了时空上渺小个体与命运的密切联系；将人间哀乐“写尽”在方寸之间的棋盘上，更是赋予围棋以生命的哲思，此时围棋的变幻莫测与人生的起落无常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实现了围棋这一意象在哲学意义上的飞跃^[2]。

同时，类似的语句在小说中也多次出现，寻根究底，影响小说语言的，便是早已深植在江南文脉中的“意象并置”传统。成文于明代的传奇《牡丹亭》中，杜柳二人生情历事的牡丹亭，既作为线索，其中景色的变化也是二人心境的喻示。诸如此类，江南文学中的园林风光，不仅仅是作为故事上演的舞台，更是作为人物人生境界的“提词器”^[3]。而在本文中，围棋对弈之境界中意象的并置与交融，在语言上，使小说对人物的刻画和环境的构造“更上一层楼”。在描写到任守一时，其语言更是这一特点的体现：“他落子时总先以指尖轻叩棋枰，似在叩问天地玄机。”此处“叩问”这一动作更是传神，在复现先前“轻叩”动作的同时，又添了与天地交流的庄重感，既承接了对对弈氛围的描写，又实现了“景”“人”“动作”的一体交融^[4]。

2. 语言特点与围棋规则的符号化叙述。

在围棋意象刻画的方面，哲学思想则是储福金行文中对围棋意象的书写核心。通过小说中对于具体棋局和相关意象的描述，

与围棋密切相关的语境潜移默化地展现了相关思想，并以围棋的语言说清了哲思。

在小说中，有着“任守一论棋”这样一个经典段落。在其中“气”这一概念，在论断中得到了充分的解释：“气为棋之本，无气则棋亡^[1]。”即其一，“气”指围棋中活棋的“气”，体现了围棋的具体规则；其二，与理论中的“三清之气”相连接，以棋子得气而活与《庄子·知北游》中人得气聚才生相联系，阐释了基本的生命观。

这种“棋”与“道”之间的“不谋而合”，使得围棋这一具体变幻莫测的智力游戏与飘逸潇洒的气魄相暗合，以方圆之术，阐天地之道，实现了对“方寸之间，亦是天地”的这样高深的围棋文化和其中蕴含的棋道精神的描摹。而“劫争”的冲突场景，则作为小说剧情的“催化剂”，通过反复地施加，推动着“棋道相融”这一奇妙的“化学反应”持续进行书写，是这一反应更加地“不可逆转”。“这局棋的劫材不在棋盘，而在四万万同胞的血气之中^[1]。”这段话将棋局中的“劫材”与当时面临他国侵略的民族危机结合，同时与“气”耦合，赋予了传统棋理以国家情怀和爱国主义的精神力量。

同时“有无相生”的思想在这篇小说中也得到了演绎。在小说中，陶羊子焚烧掉了棋谱，叙述者却对此评论道：“灰烬里飘散的不是棋谱，而是对‘无’的顿悟。”这部分内容，与“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的朴素辩证观与内容达到了一种别样的默契，正如小说中最终实现由棋谱向棋理的飞跃，物质虽然消失，但其承载的精神却得以升华^[4]。

3. 诗性语言与哲学隐喻的叙事功能

在叙事层面，储福金独特的语言为小说实现在审美空间构筑和围棋文化阐释方面实现两手抓，提供了“握把”。

在小说中，通过浓缩和复现，作者将百年时间汇于一局围棋之中，。随着布局、中盘、收官，一项项进程的开展，时长百年的一幅画卷，已然被压缩成了画布中的一个色块，但随着镜头的放大，看似无异的色块，却是春光漫溢的花园。整体时间上的收束，避免了“物是人非”实现了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的叠合；如南京沦陷时期的棋局描写：“每一枚棋子落下，都像在秦淮河面激起血色的涟漪。”将民族的伤痛堆叠在一枚枚棋子上，再通过一枚枚棋子的堆叠实现了对于民族苦难的别样记叙。而看似重复的围棋术语，却在相近中通过具体的变化，体现了围棋的定式与超然，如任守一解说“大雪崩定式”时，通过与前文相近的语言，在进行棋理分析与介绍了宇宙观中的不同概念。

而以上的种种，最终串成了一个意象链，勾连起个体命运与家国历史，更绘制出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精神图谱。正如陶羊子

临终所言：“真正的棋道不在十九道内，而在天地呼吸之间。”

（二）《围棋的故事》的留白叙事与暴力美学。

金薰的语言如同出鞘的短刀，在寒光凛冽中直指人性的幽微。他的文字摒弃了传统围棋文学中常见的玄虚隐喻，转而以极简的语法结构与激烈的意象对抗，构筑起一幅充满现代性焦虑的精神图景。这种语言特质，既承袭了韩国文学“恨”（한）的美学传统，又融入了全球化语境下的存在主义哲思，形成独特的“冷硬派围棋叙事”^[5]。

1. 留白叙事与心理张力的极致压缩

金薰的叙事策略与韩国传统水墨画中的“余白”技法一脉相承，但其留白并非为了营造空灵意境，而是刻意制造一种虚无之感。在师徒对弈的关键场景中，语言却相反地呈现出克制：“棋子落下的声音在无窗棋室里回响，像钝器击打铁板。金东秀的呼吸声越来越重，李鹤洙的指尖在棋罐边缘划出浅痕”^[6]。

此处通过感官的放大（落子声、呼吸声和指尖摩擦声），将物理空间的封闭性转化为心理压力的计量器。这种“去语境化”的叙事实验，令人想起卡夫卡《审判》中无缘由的焦虑——围棋对局不再是智力较量，而是生存困境的抽象模型。

而更耐人寻味的是金薰对围棋术语的“消音处理”。当描写AI介入棋局时，他刻意略去具体算法描述，仅以“屏幕蓝光在金东秀瞳孔中闪烁”的意象，暗示技术理性对人文精神的殖民。这种具体描写的缺席本身构成强烈的批判——当围棋剥离文化基因沦为纯粹计算，语言也随之失语^[7]。

2. 暴力美学与存在主义困境的互文

金薰将围棋博弈重塑为选手在精神理念上的直接冲突与碰撞，在棋枰上投射出韩国社会的撕裂之痛。这种暴力美学的建构通过三重维度展开。

李鹤洙折断棋盘的场景被赋予了庄严感：“木纹断裂的脆响像骨节脱臼，飞溅的木刺在他掌心刻出血色棋路。”将师徒决裂升格为不同代际之间的对抗和后人从前人即传统的挑战，是肢体暴力的仪式化呈现。

金东秀作弊暴露后，李鹤洙的谴责犹如酸液：“你的棋里带着铜臭味，每步都是对棋道的亵渎。”这种腐蚀性隐喻，指向韩国经济腾飞时期物质主义对传统价值的侵蚀，与朴景利《土地》中地主毁约场景形成历史回响，是一种语言暴力的直接抒发^[7]。

五局棋的进程暗合韩国现代化进程的五个阶段，当描写第四局时，叙述者突然插入：“窗外传来示威队伍的吼声，与落子声共振成破碎的赋格曲。”这种声音蒙太奇，将棋局博弈与社会动荡并置，揭示个体命运在结构暴力中的渺小，体现着在其作品中结构暴力的拓扑学映射^[8]。

3. 现代性异化的语言实验

金薰通过新颖独特的叙事手段，展现了技术时代围棋文化的异化危机^[9]。

金东秀依赖AI计算时，他的思维过程被描述为“脑神经突触与二进制代码的短路对接”。呼应了韩国科幻文学中的“技术恐惧”，暗示围棋正在从“心术”退化为“算术”，将身体与机器进行了嵌合书写。

小说将“气”重新定义为“算法生存概率”，将“劫争”解释为“数据流的对冲博弈”。这种术语的数码式表达，不仅颠覆了围棋的哲学根基，更隐喻着韩国传统文化在IT强国身份下的失语困境，以科技化的语言，实现了传统话语的别样表达。

在最终局的对弈中，金薰采用超现实笔法：“棋盘网格开始流动，黑子化作石油，白子变成美元，十九道线是纳斯达克的K线图。”这种金融化意象，将围棋异化为资本博弈的符号，直指新自由主义对东亚文化主体的吞噬，将小说中的时空感知内容虚拟化扭曲，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时空突破。

二、结构功能：围棋意象的时空编码差异

（一）《黑白》的“纹枰史观”与家国同构

小说中“中原棋战”的棋盘布局，暗合民国军阀割据的地缘格局。当陶羊子以“三连星”开局时，叙述者评论道：“这三颗星子，恰似武汉、南京、重庆三镇，撑起半壁江山。”对小说中主人翁所处的空间，进行了政治隐喻。

陶羊子一生经历三次“世纪对弈”（民国初年、抗战时期、改革开放），每次对弈都是历史转折的微观投影。这种棋局与时代的螺旋咬耦合，令人想起黄仁宇“大历史观”中的时间结构，在全篇的时间安排上采取了螺旋叙事的结构。

小说中任守一珍藏的明代古谱《呕血谱》，在战乱中辗转流离，最终被陶羊子焚毁。这一过程象征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断裂与重生。焚谱场景的灰烬，“不是终结，而是种子”——呼应本雅明“历史的天使”意象，合理运用了棋谱的档案功能^[9]。

（二）《围棋的故事》的“密室博弈”与精神自我异化

金薰通过封闭空间的极致压缩，展现了韩国社会的现代性焦虑^[8]。书中的五局对弈全部发生在“无窗棋室”，刻意剥离时代背景（如IMF金融危机、世宗号沉没事件）。这种“遗世独立”，将人性本质的荒诞更好的呈现出来。同时小说强调“棋子落枰声放大十倍”“汗水滴落棋盘的晕染轨迹”，这种超现实感知，隐喻韩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身份迷失。弟子金东秀使用AI作弊时，“屏幕蓝光在他瞳孔中闪烁，像植入的芯片”^[6]。这种描写指向韩国科技崇拜背后的精神真空。当李鹤洙发现弟子作弊后，折断棋盘的动作“如同斩断族谱”，象征韩国社会的代际差异和冲突，也是小说对于传统师徒制的解构。

三、主旨表达：文化基因的差异化突变

（一）《黑白》的“弱德之美”与文化复调

时储福金通过陶羊子的“以柔克刚”，重构思想的当代意义——“不争”的辩证法^[9]。陶羊子在特殊时期“闭门打古谱”的选择，看似消极，实则是《老子》中“柔弱胜刚强”的策略性实践，这体现了一种消极抵抗的美学。这种非暴力抵抗，与顾准、陈寅恪等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形成互文。

在“小说中，中日棋手多次以和棋终局，这种“无胜负”叙事，既是对“零和博弈”现代逻辑的否定，也暗含费孝通“各美

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观。

（二）《围棋的故事》的“胜负痴迷”与民族创伤

金薰通过围棋异化，揭示了韩国现代化的精神代价^[10-11]。“盘外招”的文化病理学，和竞技伦理的溃败也体现在了情节当中，比如弟子金东秀的作弊行为，恰似韩国经济奇迹中“汉江奇迹”的阴暗面——为胜利不择手段的国民心态。这种描写与2018年平昌冬奥会裁判争议事件形成遥远回声。出人意料地也与如今的LG杯中的争议“背书”。

李鹤洙自毁棋谱后流落街头，成为“都市游魂”。这一形象隐喻韩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画虎不成反类犬”——对于自身传统文化的抛弃，又难以消化他国优秀文化。

四、对比视角

从两篇文章各自的语言运用上来看，代表中国文学的《黑白》倾向于以围棋承载“天人合一”的古典美学，语言注重意象叠加与历史厚重感；韩国文学则通过围棋揭示个体与时代的冲突，语言更具穿刺性与现代主义色彩。

而在小说结构方面，两篇文章各有特色，《黑白》通过构建政治隐喻、螺旋叙事，力求以实现对中华围棋文化脉络的整体展现，更具民族性。与之相比，《围棋的故事》的叙事则更体现“个

性”，即主要为进行主人翁的刻画而服务，而通过描写相应的角色的最终目的，则是对当下韩国社会问题的发问。而但都在时空安排上，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小说中的时空概念，以实现较大意图的叙事。

最后，在小说主旨上，《黑白》重视围棋文化的传承和中华传统文明观的抒发，更具民族性，其根本目的是弘扬和传播民族文化。而《围棋的故事》则是以棋写人、写社会，围棋只是作为文章抒发主旨的一个承载物，相应的作品中的围棋文化也只是韩国相关文化的一个代表，其根本目的则是阐明当下社会中日益激烈的矛盾，意在唤起人们寻求改变，根治社会矛盾。

五、结论

两部作品如同黑白双子，在东亚文明的棋盘上演绎着相生相克的永恒之局。《黑白》以江南烟雨晕染出的诗性智慧，试图在历史废墟中重建“道”的连续体；《围棋的故事》则以釜山港的咸涩海风，刺痛现代性铁幕下的精神创口。这种差异既是文学审美的分野，更是中韩文化基因在现代化浪潮中的差异化突变。当凝视这两局棋时，看到的不仅是文学意象的博弈，更是整个东亚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之间的艰难求索。

参考文献

- [1] 储福金.《黑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 [2] 雷达.文化小说的哲学依托.澎湃新闻,2022.
- [3]《江南文脉与当代文学创作》王德威 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7.
- [4] 张宗刚.江天一色无纤尘——储福金《黑白》解读.江苏作家网,2013.
- [5]《韩国现代文学中的传统符号重构》李符永(이부영)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
- [6] 金薰.《바둑이야기》.문학과학지성사,2005.
- [7]《한국 문학에 나타난 바둑의 상징성 연구》(《韩国文学中的围棋象征性研究》)作者:김지현(金智贤),서울대학교 출판부,2021.
- [8]《전통과 현대의 갈등: 김훈 문학의 공간성》(《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金薰文学的空间性》)作者:박민정(朴敏贞),문학과학지성사,2022.
- [9] 王青.储福金:以棋写人.中国作家网,2019.
- [10]《바둑으로 읽는 동아시아 정신사》(《通过围棋解读东亚精神史》)作者:이종욱(李钟旭),창비,2019.
- [11]《김훈 문학에 나타난 ‘승부’의 철학적 함의》(《金薰文学中“胜负”的哲学意涵》)作者:한승희(韩承熙),《현대문학이론연구》,2022年第3期.